

战争与和平

列夫·托尔斯泰选集

高 植 译

新文艺出版社

前 言

1

本書是依据莫斯科國家出版局的一九四一年版的原書（四冊）翻譯的。

翻譯時先後借助毛德和迦納特的英譯本。毛德譯本的注釋大都借移在譯文里。

為了保持原書的面目，對白中的外國文和引用的外國文都盡量保留，大體上照原文附注譯出，但凡是篇幅稍長，占一頁以上的，即從略。有些句子里，法文和俄文混雜難分，甚至俄文名詞前用了法文冠詞，難以處理，只好在緊連着的譯句里重復若干已譯出的字。

人物中婦女姓氏的字尾全照原樣。你您二字在原文的對白中表示關係的親疏和感情的深淺，全照原樣。書中的軍下單位是軍團，軍團下單位是師。在度量衡方面，一律譯音，如皆夏其那（俄畝），獨俄里，仿照英里之為哩，用了個俚字。

毛德英譯本一九四三年版的一篇附注，和史事年表，附譯于下（見2, 3）。

2

——开头几章的附注——

战争与和平第一卷寫俄軍在奥地利对抗法軍的战争，以奥斯特理茲战役为收场。

在霧月十八日(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九日)政变之后，拿破侖由革命执政內閣中的將軍，一变而为法國的元首，名义是第一执政。三年后，他成了終身职的元首，又二年(一八〇四年十二月)，他做了法國皇帝。在一七九六——七年，他在第一次意大利战争中，已經借坎坡·福米阿条约使他自己成了北意大利和來因河右岸的主人，并借一八〇〇年第二次意大利战争巩固了、提高了他的地位。起初他并没有遭到严重的反对。鄰邦普魯士与奥地利的土地受他的掠夺，但已一再挫败，对他懼怕，并且由于瓜分波蘭，他們取得了失地的补偿。

只有两个重要的敌手对抗拿破侖，即是英國与俄國。年輕的沙皇，亞力山大一世，明白了拿破侖的野心对欧洲的危險，但是由于普奧兩國不願参加，并且在起初行动謹慎，所以拿破侖最初准备進攻英國。他占領了英國的屬國漢諾佛，一八〇三年在布倫建立了一个巨大的設防的障地，他在这里集中了一个軍。他和西班牙联合，預备了一个大艦隊掩护“布倫远征”，并使侵英成为可能。海軍上將微尔涅甫本应統率艦隊進入海峽，可是他的努力沒有成功，他的艦隊于一八〇五年被納尔遜在特拉法加角击毀了。一八〇四年曾發生了一件事，它对欧洲各國朝廷有了巨大的影响，促使他們反对拿破侖。关于卡杜达—皮歇格魯反对拿破侖的共謀的調查，顯露了他們和布尔朋皇室的勾結，并

被誤認和皇室的后裔，L·A·M·德·布尔朋·康代，翁歧安公爵有关。拿破侖派法國騎憲兵在巴登領土中捉拿公爵，他們秘密地渡過來因河，把他押到巴黎附近的芬森城堡，在这里，他被法國軍人們所組成的委員會在壓力之下作了非法的審判，之后被槍斃了。

歐洲各國的朝廷無不談論“正義者的殉難”，但是只有亞力山大一世是採取行動的元首。俄國大使撤離巴黎，法國大使離開彼得堡。戰爭與和平開始時，一八〇五年六月（譯者按為七月）在安娜·涉來爾的客廳中的談話，充滿了因為這個殺害事件而對拿破侖的憤慨。他被稱為凶手，基督叛徒，暴君；沒有人說他是皇帝，雖然他在半年之前就登位了。他們甚而不稱他拿破侖，只稱他保拿巴特（*Bonaparte*）或甚至布奧拿巴特（*Buonaparte*），這暗示他不是法國人，而是科西加人，含有諷刺之意。

在一八〇五年六月，這個“惡徒”的惡行增多，引起歐洲的反感。最初，在三月間，他組成了意大利王國，在米蘭自行加冕為意大利王，稍遲，把熱那亞共和國併入法國，並組成盧卡小王國，他把這個小王國給了他的妹妹綺麗莎和妹丈。在本書的開頭，這些事件是作為新聞加以敘寫的。

安娜·涉來爾希望發西利公爵說出俄國要同法國打仗。她的預料是對的。亞力山大一世與歐洲其他國家所進行的談判快要成功了。這年三月，諾佛西操夫所談判的條約和英國訂立了，它的目的是在強迫拿破侖從漢諾佛和意大利撤退他的軍隊，並承認荷蘭與瑞士的獨立。五月，文村蓋羅德被派赴奧地利，提出英、俄、瑞典、奧地利、那不勒重新聯合作戰的計劃。遲疑不決的普魯士幾乎被迫參加了。這個計劃的詳情見一卷一部二十三章中老保爾康斯基和安德來公爵的談話。

拿破侖得悉反对他的各項准备,并想要破坏这个联合,出乎意料地要同英國議和。英國請亞力山大做居間人,后者派諾佛西操夫到巴黎去做他的代表。但六月間諾佛西操夫抵达柏林时,听到热那亞已被侵占,便未去巴黎。战争此刻是不可避免了,它不久就爆發了,然而普魯士(普國大臣們好格維茲和哈尔登堡均被提及)仍然沒有参加。

在这部小說的初稿中,托尔斯泰提到皮阿托利神甫的真名,但后来改为莫利奥神甫,给了他更重要的任务。皮阿托利曾經做过阿丹·擦尔托銳斯基的教师,是亞力山大一世的朋友和顧問,在那个时期,他和亞力山大有密切的接触。皮阿托利的永久和平的計劃,有一个时候,引起了彼得堡的兴趣,俄國在这个計劃中处于重要的地位。它对于亞力山大后来神聖同盟的計劃有点影响,应该列在那許多漸漸釀成國際聯盟的計劃与建議之內。

書中所寫的老保尔康斯基公爵是影射托尔斯泰的外祖父,H·C·福尔康斯基,他是叶卡切銳娜女皇时代的將軍。托尔斯泰的母親是他的独生女。福尔康斯基沒有兒子,小說中安德來公爵是托尔斯泰創造出來的典型,把他自己的若干方面和他的哥哥塞尔該·托尔斯泰的若干特質附丽在这个典型上。托尔斯泰的另一方面在小說中分給了彼埃尔。

目 次

前言.....	I
---------	---

第一卷

第一部.....	3
第二部.....	159
第三部.....	283

第二卷

第一部.....	421
第二部.....	494
第三部.....	595
第四部.....	695
第五部.....	7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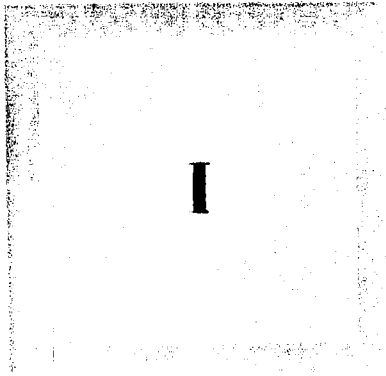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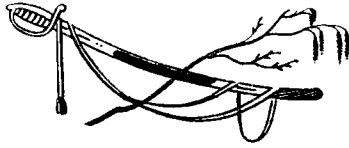
第三卷

第一部.....	861
第二部.....	971
第三部.....	1165

第四卷

第一部.....	1323
第二部.....	1398
第三部.....	1457

第四部	1518
尾聲	
第一部	1595
第二部	1668
附錄	
內容概覽	1720



I

第一 部

1

“Eh bien, mon Prince, Gènes et Lucques ne sont plus que des apanages, des 領地 de la famille Buonaparte. Non, je vous préviens, que si vous ne me dites pas, que nous avons la guerre, si vous vous permettez encore de pallier toutes les infamies, toutes les atrocités de cet Antichrist (ma parole, j’y crois) — je ne vous connais plus, vous n’êtes plus mon ami, vous n’êtes plus. [哦,公爵,热那亞和盧卡^① 不过是布奧拿巴特^② 家的領地了。可是,我要警告您,假使您不告訴我,我們已經有了戰爭,假使您还敢掩飾这个基督叛徒的一切罪惡,一切暴行,(我确实相信,他是基督叛徒)——我就要和您絕交,您就不是我的朋友,您就不是]我的忠实的僕人, comme vous dites. [像您所說的了。] 哦,您好,您好。Je vois que je vous fais peur, [我知道,我吓了您了,]坐下來談談吧。”

這話是著名的安娜·芭芙洛芙娜·涉來尔在一八〇五年七月接待第一个來赴晚会的达官要人發西利公爵时所說的。她是瑪麗亞·費道罗芙娜皇后的女官和心腹。安娜·芭芙洛芙娜咳嗽了几天,照她說,是患感冒(感冒在那時是新字眼,只有少数人采用)。那天早晨穿紅号衣的听差所分送的請柬中,一律寫了这样的话:

“*Si vous n'avez rien de mieux à faire, M. le comte (或 mon prince,) et si la perspective de passer la soirée chez une pauvre malade ne vous effraye pas trop, je serai charmée de vous voir chez moi entre 7 et 10 heures.* *Annette Scherer.*”

〔伯爵(或公爵)先生,假使您沒有更重要的事情,并且假使赴可憐的病婦的晚会这个期望,不太使您感到怪异,則今晚七时至十时倘蒙您光臨舍下,無任欢迎。

安娜·涉來尔。〕”

“*Dieu, quelle virulente sortie!*〔呵呀,多么厉害的責难哦!〕”進房來的公爵回答,一點兒也沒有因为这样的接待感到不安。他穿着綉花的朝服,長統袜,低口鞋,佩着几顆明星勳章,扁平的臉上帶着明朗的表情。

他說的法語是那麼文雅,他的語調是那麼溫和寬厚,那種法語不但是我們的先輩用來說話,而且是用來構思的,而那種語調又是在社交界和朝廷里閱歷深久的要人所特有的。他走到安娜·芭芙洛芙娜的面前,向她俯下洒过香水的光亮的秃头,吻了她的手,然后安閑地坐到沙發上。

“*Avant tout, dites moi, comment vous allez, chère amie?*〔親愛的朋友,首先,您告訴我,您的身体怎样?〕讓我放心,”他說,沒有改变他的声音和語調,在語調的禮貌与同情里却可以体味到他的漠不关心,甚至譏諷。

“当你精神痛苦的时候,身体怎么会好呢?在这样的時候,

① 毛注:熱那亞于一八〇五年并入法國,盧卡于同年改為侯國,受拿破侖轄制。

② 這是拿破侖的姓,本書中有兩種拼法,B后有u的,如此處所譯:B后無u的,譯為保拿巴特。——譯者

一个有感觉的人能够不焦心嗎？”安娜·芭芙洛芙娜說。“我希望您一个晚上都在我这里，行嗎？”

“那末英國大使館的慶祝會呢？今天是星期三。那里我一定要到一下的，”公爵說。“我的女兒要來找我、陪我一道去的。”

“我以为今天晚上的慶祝會取消了。*Je vous avoue que toutes ces fêtes et tous ces feux d'artifice commencent à devenir insipides.* [我認为这一切的慶祝會和放焰火都要变得無味了。]”

“要是他們知道了您想要这样，他們就会把慶祝會取消了，”公爵說，好像一个开足了發条的时鐘，習慣地說着連他自己也不想令人相信的話。

“*Ne me tourmentez pas. Eh bien, qu'a-t-on décidé par rapport à la dépêche de Novosilzoff? Vous savez tout.* [不要挖苦我了。哦，关于諾佛西操夫①的緊急公文，他們作了什么决定呢？您全都知道。]”

“怎样向您說呢？”公爵用冷淡的沒精打采的語气說。“*Qu'a-t-on décidé? On a décidé que Buonapappte a brûlé ses vaisseaux, et je crois que nous sommes en train de brûler les nôtres.* [他們作了什么决定呢？他們断定了，布奧拿巴特已經破釜沉舟，我覺得，我們也要破釜沉舟了。]”

發西利公爵說話总是懶洋洋的，好像是演員在說老戲中的道白。反之安娜·芭芙洛芙娜·涉來尔虽然四十歲了，却还是十分兴奋而冲动的。

做一个热情的女子，成为她的社会職責了；有的时候，她虽然不願意这样，却为了不辜負熟人的希望，她又做了热情的人。

① 毛注：諾佛西操夫是一八〇五年締結英俄同盟的人。

那不断地流露在她脸上的、被约制的笑容，虽然和她的憔悴的容貌不相称，却像流露在被溺爱的孩子们的脸上一样，表示她一向知道她的可爱的短处，这短处她既不願意，也不能够，并且还覺得不需要矯正。

在关于政治問題的談話中，安娜·芭芙洛芙娜激动起來了。

“啊，您不要和我說到奧地利了！也許，我什么都不明白，但是奧地利從來沒有希望过战争，現在也不希望战争。奧國出賣了我們。只有俄罗斯應該做歐洲的救星。我們的仁君知道他的崇高的使命，并且会忠实于他的使命。就是这一点是我所相信的。我們的仁德的非凡的聖君要負起世界上最偉大的使命。他是这么賢良高貴，上帝不会离弃他的。他要完成他的使命——消滅革命的禍患，这禍患現在以这个凶手和惡棍为代表，比从前更加可怕了。我們應該單獨地为正义者的血去复仇。……我問您，我們能够信托誰？……英國是商業的腦筋，不会了解、而且不能够了解亞力山大皇帝精神的偉大。英國拒絕了撤退馬尔太。英國想要看出并且还在尋找我們行为內里的动机。他們向諾佛西操夫說了什么呢？……什么也沒有。他們沒有了解，他們也不能够了解我們皇帝的自我牺牲的精神，他自己一無所求，只想要为世界謀取幸福。他們保證了什么呢？什么也沒有。就是已經保證的，也不会實現的！普魯士已經声明了，保拿巴特是不可征服的，整个的歐洲毫無力量反对他……哈尔頓堡和好格維茲^①的話，我一个字也不相信。Cette fameuse neutralité prussienne, ce n'est qu'un piège. [这个臭名昭著的普魯士中立，只是一个圈套罢了。]我只相信上帝，相信我們的可愛的皇帝的崇高的使命。他要拯救歐

① 毛注：哈尔頓堡是普魯士的首相，好格維茲是当时的普魯士外交大臣。

洲!……”她忽然停止了,对于自己的激动露出嘲弄的笑容。

“我覺得,”公爵微笑着說;“假使派您去代替我們可愛的文才盖罗德,您一定會脅迫普魯士王同意的。您有这样好的口才。您可以給我一点茶嗎?”

“馬上就來了。A propos,〔順便提一下,〕”她又鎮靜下來說,“今天我有兩位很有趣的客人,一位是 *Le vicomte de Mortmart, il est allié aux Montmoréncy par les Rohans*,〔莫特馬尔子爵,他由于罗罕家的关系也和蒙摩潤斯家沾親,〕那是法國的最好的家族之一。这个人是一个真正的善良的侨民。另一位是 *L'abbé Morio*〔莫利奧神甫〕:您知道这个大智大慧的人嗎? 皇帝接見過他,您知道嗎?”

“啊! 我很高兴會見他們,”公爵說。“告訴我,”他接着說,似乎是剛剛想起了什么,并且說得特別地漫不經心,而他所問的却正是他蒞会的主要目的。“*L'impératrice-mère*〔太后〕想要任命馮克男爵做維也納使館的一等秘書,是真的嗎? *C'est un pauvre sire, ce baron, à ce qu'il paraît.*〔这位男爵,他好像是一个無足輕重的人。〕”發西利公爵希望任命他的兒子補这个缺,別人也正努力在請托瑪麗亞·費道罗芙娜太后替男爵謀得这个缺。

安娜·芭芙洛芙娜几乎是閉着眼睛,表示她也罢,別的人也罢,都不能批評太后所願意或者所高兴做的事情。

“*Monsieur le baron de Funke a été recommandé à L'impératrice-mère par sa soeur*,〔馮克男爵先生已經由太后的妹妹推荐給太后了,〕”她只用冷淡的憂郁的口气說。在安娜·芭芙洛芙娜提到太后的时候,她臉上忽然顯出了深厚的誠摯的忠忱崇敬的表情,并且夾雜着一種憂郁的神色,她每次在談話中提到她的高貴的女保护人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她說,太后陛下对馮克男爵表示

了 *beaucoup d'estime* [很看重]，然后她的臉上又流露着憂郁的神色。

公爵漠不关心地沉默着。安娜·芭芙洛芙娜，具备着她所特有的宫廷妇女的伶俐和敏捷，想要一方面責备公爵，因为他竟敢那样批評推荐給太后的人，一方面又安慰他。

“*Mais à propos de votre famille*, [順便提一提您府上的事,]”她說,“您知道不知道, 您的女兒自从露面以后, *fait les délices de tout le monde. On la trouve belle, comme le jour*. [就引起了整个社交界的好感。大家都認為她漂亮極了。]”

公爵鞠躬一下, 表示敬意和感激。

“我常常想,” 安娜·芭芙洛芙娜, 沉默了片刻之后, 又繼續說, 她向公爵湊近着, 并且向他親切地微笑着, 似乎借此表示政治的社交的談話已經結束, 而知心的談話現在开始了, “我常常想, 人生的幸福有时候分配的多么不公平。为什么命运給了您两个这样好的孩子, 两个这样可爱的孩子? 你的小兒子阿那托尔不算在內, 我不喜欢他,” 她豎起她的眉毛不容辯說地加上这一句, “但是您, 确实, 还不如別人那样賞識他們, 所以您不配做他們的父親。”

她兴高采烈地微笑了一下。

“*Que voulez-vous? Lafater aurait dit que je n'ai pas la bosse de la paternité*, [您看怎么办呢? 拉法代要說我沒有長一个父爱的瘤了,]”公爵說。

“不要开玩笑了。我要同您說正經話。您知道, 我不滿意您的小兒子。这是机密的話,” (她的臉上露出憂郁的表情,) “有人在皇后面前說到他, 并且可憐您……”

公爵沒有回答, 但她沉默着, 富有意味地望着公爵, 等待回

話。發西利公爵皺了皺眉。

“我怎么办呢？”他終於說了。“您知道，為了他們的教育，凡是父親所能做的我都做了，但是他們兩個都成了 *des imbéciles* [傻瓜]。依包理特至少還是安份的傻瓜，但阿那托爾却是不安份的傻瓜。這是唯一的區別，”他說，比平常更不自然更興奮地微笑着，因此他嘴邊上的皺紋特別顯目地表現了意外粗魯和令人不愉快的地方。

“為什麼像您這樣的人要養孩子呢？假使您不是一個做父親的，我便沒有一點地方能夠責備您了，”安娜·芭芙洛芙娜沉思地抬起眼睛說。

“*Je suis votre* 忠實的僕人，*et à vous seule je puis l'avouer.* [我是您的忠實的僕人，並且我只能向您一個人承認。]我的孩子們——*ce sont les entraves de mon existence.* [他們是我身上的累贅。]這是我的不幸。我對自己就是這麼說的。*Que voulez vous?* [您看怎麼辦？]……”他沉默了，用手勢表示着他對殘酷的命運的屈服。

安娜·芭芙洛芙娜沉思了一下。

“您從來沒有想到替您的放蕩的兒子阿那托爾娶親嗎？據說，”她說，“老姑姑們都有 *la main des mariages* [替人做媒的嗜好]。我自己還沒有感覺到這種弱點，但是我心目中有一個 *petite personne* [小姑娘]，她和父親在一起很是可憐，她是 *une parente à nous, une princesse,* [我們的親戚，是一位公爵小姐。] 保爾康斯卡雅。”

發西利公爵沒有回答，然而他具有交際家所特有的那種敏捷的理解力和好記性，他點了點頭，表示他在考慮這番話。

“哦，您知道嗎？阿那托爾一年要花我四萬盧布，”他說，顯

然不能抑制他的不快的思緒。他沉默了一会。“假使这样下去，五年以后怎么办呢？*Voilà l'avantage d'être père.* [这就是做父亲的好处。] 您的那位公爵小姐，她有錢嗎？”

“她的父亲很有錢，而且吝嗇。他住在鄉下，您知道，他就是有名的保尔康斯基公爵，是在前朝皇帝的时候退役的，綽号叫做‘普魯士王’。他是很聪明的人，却有点古怪脾气，令人难受。*La pauvre petite est malheureuse, comme les pierres.* [那位可憐的小姐是非常地不幸。] 她的哥哥是庫圖索夫的副官，就是新近和 *Lise* [莉薩]·滅益寧結婚的。他今天晚上也要到我这里來。”

“*Ecoutez, chère Annette,* [听我說，親愛的安娜，]”公爵說，忽然抓住了对方的手，又因为什么原故把她的手向下拉着。“*Arrangez-moi cette affaire et je suis votre* 最忠实的奴僕 *à tout jamais* (奴輩，*comme mon* 村長 *m'écrit des* 报告：硬音的 П) [替我進行这件事吧，我永远是我的最忠实的奴僕 (奴輩，像我的村長在报告中所寫的：硬音的 П)]^① 她是名媛，又有錢。这都正是我所需要的。”

他用他所特有的那种随便的親昵的优雅的动作，握住女官的手，吻了一下，吻了之后，他一面搖着女官的手，一面躺到靠背椅上，望着別处。

“*Attendez,* [別忙，]”安娜·芭芙洛芙娜一面說，一面考慮着。“我今天晚上要同 *Lise* (*La femme du jeune* 保尔康斯基) [莉薩 (小保尔康斯基的妻子)] 談一下。或者这件事可以办得成。*Ce sera dans votre famille, que je ferai mon apprentissage de vieille fille.* [为您府上；我要去學習做点老姑姑的事情了。]”

① 僕人，原文 паб，寫成 пан，末尾子音相似，故譯為奴僕與奴輩。原文是法語夾俄語，[……]中的譯文只得重复一部分已譯出的字。